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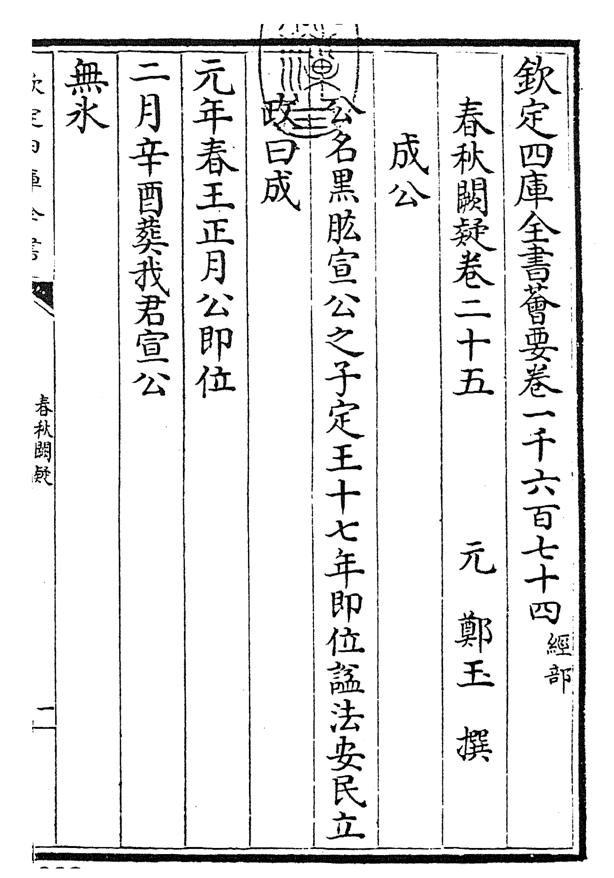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七十四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二十五　　元　鄭玉　撰

成公

公名黒肱宣公之子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氷

泰山孫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謝氏曰月建丑而無氷冬傷温也胡氏曰寒極而無氷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廢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沍陰沍寒而常燠應之

三月作丘甲

為齊難故　謝氏曰作興建之名成公初易舊制使丘出甲故書曰作財用不足初税畝軍旅不足作丘

甲書初書作皆以著其所起也杜氏曰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胡氏曰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

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乗乎每乗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乗則計甸而增乗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乗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乗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陳氏曰大司馬之制上地家可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皆勝兵也必四

丘之甸也而後備一卒出長轂一乘則是從征少而休多也作丘甲兵休少而從征多矣呂氏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子為政民力屈則用竭則亦反其本而已矣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當是之時事其君者皆不知反本之為務而以取救目前為急下至戰國皆用之而以反本之說為迂闊不切之

論也而其國家亦從而顛覆矣有若之對哀公固世之急務而初稅畝作丘甲則聖人所甚戒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聞齊將出楚師盟于赤棘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高氏曰許曷為而及晉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何者宣公使公孫歸父如晉欲因晉以去

三桓俄而公薨臧孫許於是為三桓逐歸父之族而歸父遂奔齊是齊怨之所以成也故汲汲焉求為此盟然而晉為霸主不治其罪乃遽自屈而與之盟故書臧孫許及晉侯以譏之

秋王師敗績於茅戎

文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至是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儌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

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　穀梁氏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胡氏曰程子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之失道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徼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

削非魯史舊文然筆于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
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
討賊興師而急于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于
徼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
茅戎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劉氏意林曰不言戰
而言敗此王術也以謂天下莫之敢亢故不可言戰
而有天下者一失其道則人能奪之故不恥言敗是
以王者修已而不責于人高氏曰一書王師敗績于

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之義及諸侯不勤王之義咸得而見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胡氏曰初魯事齊甚謹雖易世而聘會不絶也

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

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孫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　胡氏曰齊師侵衛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今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及與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

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令旣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以衛主之也春秋善鮮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

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

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

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

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

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胡氏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

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内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忿慾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辭之體也四卿皆書豈特為詳内錄哉堅氷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故以四國主之為忿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

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

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
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
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
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
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于難其
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
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

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
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
師于上鄍賜三師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侯
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
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
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
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
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

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
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晉侯使鞏
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
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
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
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
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
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

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三年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胡氏曰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横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

婁則異于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忿積怒至于殺人盈野非有擊强扶弱之心國佐如師特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齊君之母為質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于理而强有力不

與焉陳氏曰齊桓合九國之師以臨楚屈完來盟于師桓不欲以臨楚盟屈完也退而盟召陵齊侯使國佐如師進師于袁婁而後盟國佐且夫屈完不言使而國佐言使屈完不言使而退盟之于召陵以禮楚子國佐言使而進盟之于袁婁以偪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臣敢為之甚矣鞌戰之忿也　愚按齊侯竭一國之衆而卒取鞌之敗國佐以一言之善而退四國之師蓋得受命不受辭之義故能以一

言而使四國之大夫汲汲與之盟也惜其如師為齊

行賂而非義服故不得如屈完之見美于春秋然自

春秋中年以來吐情實以紓國難如宋華元仗大義

以懾強禦如齊國佐亦可謂臨事善變不失其幾能

利社稷者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晉三子自役弔焉哭于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

于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取汶陽田

公羊曰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胡氏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高氏曰春秋之義以治易亂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而已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已之舊不以其道者其

惡難知聖人所書亦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樸鄉呂氏曰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于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于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于外也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胡氏曰魯衛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于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高氏曰鄭伯背中國之盟反從夷狄以入中國而首伐衛喪是授戈與寇而攻其親戚也罪不勝誅矣春秋並楚稱師而列鄭于下所以深罪之也董仲舒曰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義無信故惡之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胡氏曰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

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于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于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公及大夫則沒大夫而稱人不與大夫而敵公也公之罪則書公書大夫之名言公之為彼敵者有以取之也嬰齊夷狄之大夫而公親與之會盖公將去中國而從夷狄也書公會楚公子嬰齊罪公也

家氏曰晉以魯衛之故大舉代齊以治其憑陵之罪晉可謂有德于魯轍未及息遽為此行成公幼無所知凡皆季氏所為耳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著其叛華即夷以望國之君而屈于夷之公子也衛猶以被兵而服魯直為虛聲所脅是故春秋責之深不復為之諱髙氏曰公子嬰齊夷狄之種類僭稱王子者也至是楚已强盛交政中國聖人從列國之例稱公子陳氏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

嬰齊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雖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

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

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如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　程子曰楚為强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隣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責諸侯則魯可知也胡氏曰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

也經于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于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于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卿以見意謝氏曰蜀魯地盟在魯地雖外為主亦書及賔主之辭也家氏曰前此晉敗于邲楚莊猶不得以號召諸侯今晉勝于鞌楚共乃能會十一國之君大夫而為蜀之盟何也

夷狄之憑陵中國未有無釁而動者也晉以郤克季孫之怒大舉伐齊敗之鞌盟之袁婁少伸前日屈辱之憾而齊頃遂與楚合導之以為此來晉欲禦楚懼齊人之議其後欲更伐齊懼楚人之乘其間坐是莫如之何楚既入中原侵衛脅魯大會諸侯莫敢不至是以為此盟正由得齊故也春秋此會責魯罪齊偏責中國之諸侯為其甘從夷狄而不以為悔也故魯與于夷會而不為之諱責之深矣齊霸國也每序亞

晉令降于衛鄭之下罪之深矣髙氏曰蔡許不列者先已屬楚失位不君又不可人之于大夫之間故没而不書也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于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然諸侯猶畏晉而竊與之盟耳其後四十三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始得從楚皆蜀之盟啟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高氏曰宋魯曹衛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以鄭罪為當討故春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謝氏曰蜀盟之後晉侯伐鄭而四國復從則晉力之猶足以合諸侯而用之也景公能明信義以懷服邦國則楚安有今日之暴哉蜀盟之後繼書

晉侯伐鄭與之也先君未葬而宋共衛定以成君會伐書爵著其惡也家氏曰三國之大夫方盟楚于蜀而其君乃會晉伐鄭盟楚伐鄭事之不得兼者春秋不以為貶何哉存晉霸也春秋為中國謀不為夷狄謀也楚橫行中原脅從諸夏秦齊宋魯皆與盟盛矣而非春秋之所與晉會諸侯三國僅從弱矣而春秋嘉之為中國喜也伐鄭所以攘夷攘夷所以尊中國魯宋衛去强盛之楚而從衰弱之晉以伐有罪之國

是春秋所以嘉也觀前之會十有一國之君大夫皆
與一以人書此四國僅從而書爵見春秋之權衡矣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常山劉氏曰春秋宗廟之事得禮不書凡書著其失
也廟災而哭于禮合矣此何以書廟災所以哭者為
神靈之所止而遭變焉斯人情之所宜哀也新宫者

宣公也不曰宣宫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宫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宫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月緩于遷主可知矣言災而不恭之意亦自見矣謝氏曰書新宫災著其不敬也書三日而哭著其非禮也成公之不得于親宣公之不祐于天其義皆見于此矣

乙亥葬宋文公

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

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為　胡氏曰考于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于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

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于死者特欲誇耀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于秦漢之閒窮竭民力以事丘壠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其失自見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　高氏曰著魯受田之重如此而晉輕奪之有以知晉之無以令天下亦見魯之土地不能

自保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陳氏曰鄭初書大夫將也高氏曰鄭自荀林父敗績之後不復與諸夏通然許亦事楚耳而鄭反伐之者以其恃楚而弗附已也張氏曰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特書大夫專伐之罪所以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公至自晉

胡氏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胡氏曰復故地而民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

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顧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役力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　家氏曰克與良夫得志于衆不知自戢更為此舉春秋書之誅善戰也楚方蹦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霸業圖其遠者大者既滅

赤狄又伐畱吁以為未快復興此役春秋惡之屢書

皆所以貶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

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

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

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

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

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陳氏曰聘而遂盟

之于是始謝氏曰公如晉故荀庚來聘公為衛伐鄭

故孫良夫來聘聘而後盟我及之盟也故二盟皆書

及魯與二卿各為盟故盟不同日盟在國則公為主

可知故不書公家氏曰先書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

使孫良夫來聘其聘皆君命也繼書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其盟者魯人求與之為盟也髙氏曰二國既以禮來聘宜相親信乃反疑忌至于歃血盟誓此非講信脩睦之道劉氏意林曰荀庚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非人臣之操也樸鄉呂氏曰明魯不當要盟諸大夫不當自盟也何以知之桓十四年鄭伯使弟語來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則是來盟者其君使之也今但曰使來聘則是其君之所使者來聘而

已非來盟也魯之爲要盟可知矣

鄭伐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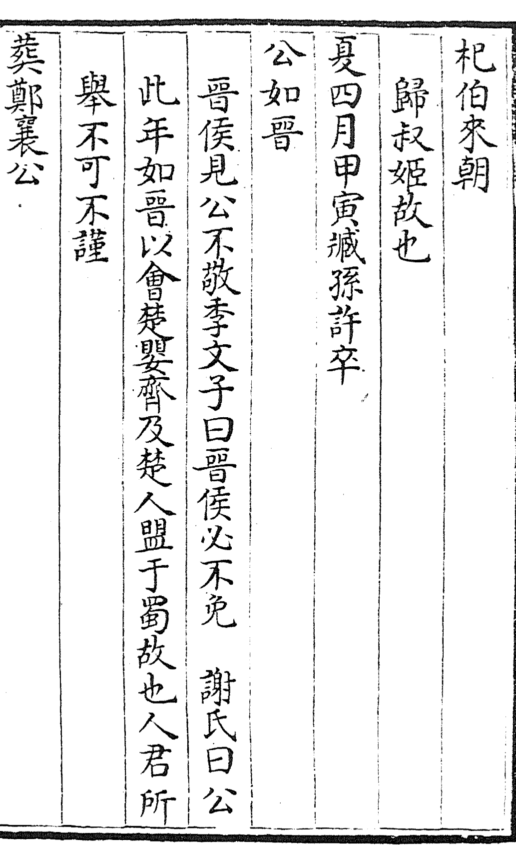
程子曰鄭附楚于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胡氏曰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役于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于義之可否以爲去就其所以異于夷者幾希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

懲惡也以為告辭畧而從告乃實録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家氏曰鄭襄怙楚人為巳之覆以兵加許歲至于再是必欲覆其宗社而後已許卒為鄭所併襄實啟之春秋狄鄭良以是故陳氏曰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袵矣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謝氏曰公比年如晉以會楚嬰齊及楚人盟于蜀故也人君所舉不可不謹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家氏曰魯成始與晉人連兵伐齊以有鞌之勝謂當與晉為睦魯未幾日率先諸侯受盟于楚猶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目前之過一不為所禮又

將叛而即夷不能自治其國使在我者隐然可恃故楚之强足以動之晋之慢足以移之春秋于公從楚適晋備書而無所諱貶也

冬城鄆

家氏曰此為齊備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静而輕于用民力鄆雖城何益哉

鄭伯伐許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

伯伐許取鉏任洽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高氏曰鄭伯喪未踰年而興師伐許春秋以其薄恩于父失其子心有速成君之意故不復稱子如其意稱伯胡氏曰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

稱爵何也喪未踰年稱爵所以著其惡也薛氏曰去

歲比鄭夷狄今歲新喪稱爵爲亂甚于夷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氏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胡氏曰前書

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

出矣家氏曰春秋之世倫分廢缺夫婦之道乖矣然

亦有歸而未絶者見之經傳可考也聖人立教有以

出而允于義者有以出而悖于禮者未嘗不開其改

過遷善之門夫豈以遂非而不復者為是乎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乃歸此與他悖義之出不可同日語矣必叔姬自不安于杞或以疾而求歸非杞絶之也故其卒杞復逆喪以葬見同穴之義有以知其非悖義之絶故其歸也卒也猶繫之杞至其逆喪又許之以逆而無貶辭、愚按叔姬之歸非絶于杞家氏説是矣然婦人既婦非歸寧父母無歸道今叔姬非歸寧而歸魯則歸不以道矣以杞夫人而死于魯

則死非其所矣此春秋所以以為非常事而書之也

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愚按穀齊地他

國之大夫非過吾境而使大夫野饋以會之非禮也

若僑如自以私情出境而會他國之大夫則尤專恣

之甚者也故春秋謹而書之

梁山崩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

氏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高郵孫氏曰春秋災異及于天下者不以國書許氏曰山崩之歲定王崩周室日微又二年吳兵始犯中國卒與晉爭盟于黄池王霸道盡家氏曰周自東遷賴二霸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君庸臣貪坐隳霸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舊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削之惟書梁山崩實為天下記異也胡氏曰絳人之語于禮文備矣而未及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

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于内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于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有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且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日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諸侯謀復會宋

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家氏曰于幽之盟喜其同也新城斷道而書同幸其猶同乎中國也至是書同則例之變也天王崩告命已行于天下而諸侯不戚不奔相與為此盟無王之罪大矣春秋于王崩之後繼書同盟貶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鄭伯如晉拜成

二月辛巳立武宮

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　公羊氏曰武宮者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髙氏曰武宮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胡氏曰喪事即逺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逺有毁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武公至是歴十一世其毁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逺有終之意劉氏意林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于魯之故明堂

位更修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人之迷固久矣夫其以僭為典此春秋所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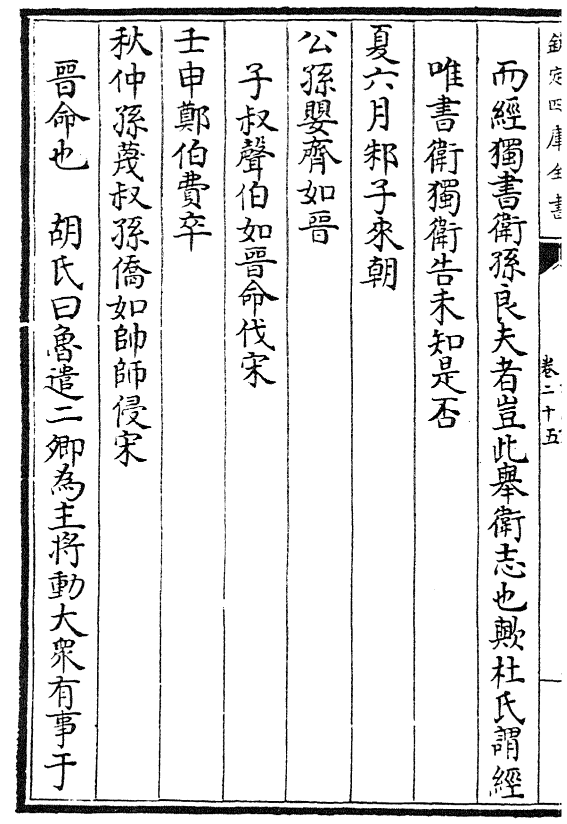
取鄟

胡氏曰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于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

惡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愚按傳稱晉衛鄭人與伊雒陸渾之戎侵宋



而經獨書衛孫良夫者豈此舉衛志也歟杜氏謂經

唯書衛獨衛告未知是否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　胡氏曰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有事于

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葢陋之也于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卿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于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

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故也　陳氏曰楚初書大夫將也自是必圍滅也而後貶人之胡氏曰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明著于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遷善改過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于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

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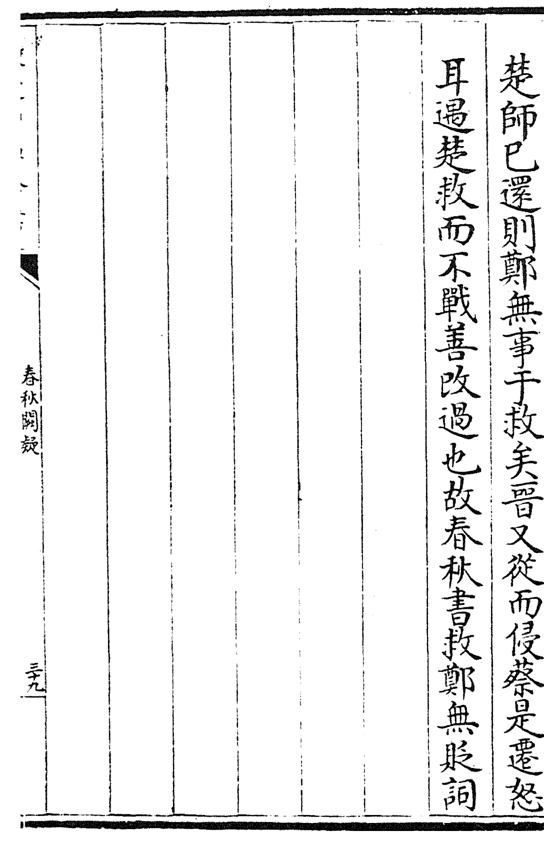
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説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許氏曰仲孫蔑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季孫行父有如必書相望于春秋大夫張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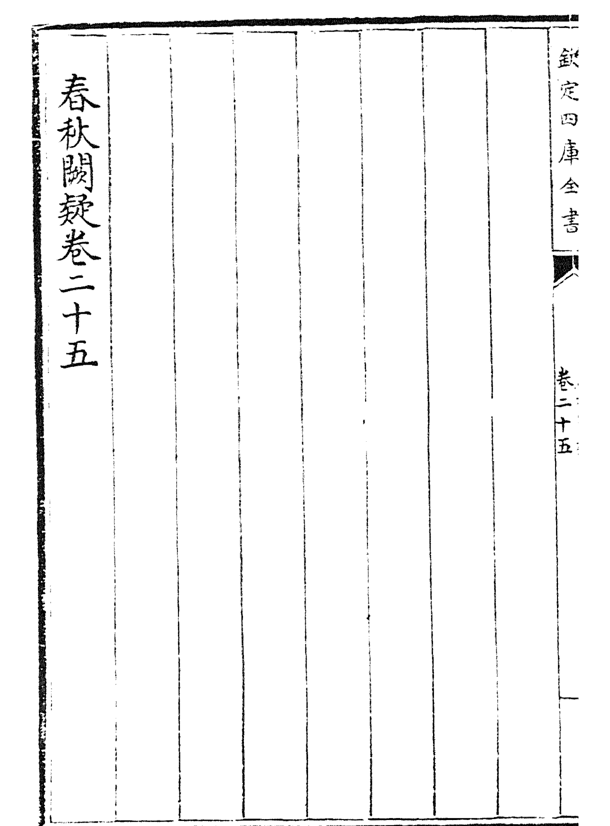
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

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

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胡氏曰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欒書之所為善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亦庶幾哉　愚按晉人救鄭與楚遇于繞角



楚師已還則鄭無事于救矣晉又從而侵蔡是遷怒耳過楚救而不戰善改過也故春秋書救鄭無貶詞



春秋闕疑卷二十五

春秋闕疑卷二十六

元 鄭玉 撰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氏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家氏曰春秋魯郊或譏失禮或以紀異僖之始卜譏失禮也宣成定

哀之牛傷則以紀異也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

吳伐郯

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　胡氏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何以狄也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

曰吳王然則吳本伯國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于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郯之役兵連上國于是始見于春秋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高氏曰免牛則不郊矣復書不郊者以吳曹事隔其文故以三望起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程子曰諸侯同心病楚胡

氏曰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楚莊之討徵舒而入陳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辭者所謂不待貶絶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此則其君自行而㑹合諸國則楚人暴横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

病楚也家氏曰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春秋為中國慮晉人稍能自振則動色以褒之夷狄盛兵憑陵則屢書以斥之是役也不書戰而言盟楚避晉也重以吳入州來故楚人奔命自救不暇亦中國自治之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

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王乃
止子反欲取之申公巫臣不可而止巫臣自聘諸鄭
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
期及鄭以夏姬行奔晉為邢大夫子重亦怨巫臣止
取申呂為賞田于是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分其室
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
反取黒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
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

死巫臣請使吴晉侯許之吴子壽夢說之乃通吴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吴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吴乗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吴入州来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歳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吴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吴於上國

陳氏曰吴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吴之為蠻久矣其不敢自列于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

晉亦不復伯矣入州來不可以不録其始也家氏曰州來楚邑或以為楚之附庸直書州來以其要害之地吴楚所必争吴得之可以制楚亦猶諸侯城鄭虎牢不書鄭以為中國要害之地城之而鄭服楚不敢争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

戚焉　家氏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強國以抗其君衛之孫魯之季其尤也林父自結于晉之權臣為日久矣至是奔晉挾盟主以控其上未幾反國值衛衎繼世不能君林父秉而作亂稱兵犯上逐其君而立已之所善公子卒之入戚以叛為衛患者幾四十年晉實主之衛事晉無違晉之昏君強大夫黨其叛臣為之羽翼何以勸人臣之事君者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為之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懐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懐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

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高氏曰汶陽之田魯國之舊嘗為齊所取矣鞌之戰齊請盟晉命齊反魯衛侵地故我得復而取之今齊事晉晉乃使韓穿來命魯復歸之齊夫魯國之分地先君受之于天子晉不當為齊請于魯齊不當求之于晉韓穿為晉卿不當為齊言于魯魯不當以晉侯之命遂以先祖之分地與齊陸氏曰參譏齊魯晉也謝

氏曰齊之害我封境也晉命歸我侵田齊之聽命于晉也晉復命我歸齊以汶陽與齊為不順故晉使韓穿來言來言者諭魯之辭也以汶陽與齊非魯所欲故云歸之于齊歸之于齊者不得已之辭也歸于直辭以其歸以其道也歸之于曲辭以其不得已而歸之也魯之分地天子所封也或取或歸一出于晉則天子與奪之柄晉國專之矣書來言書歸之于齊著景公之罪也汶陽田魯之舊也袁婁之盟齊歸我田

也書曰取罪魯得之非其道也得之非其道者以其假兵力也馬陵之盟齊取我田也書曰歸者罪魯與之非其道也與之非其道者以其不能拒也始以爭奪取于齊終以其地歸之齊前書取後書歸著魯之失也家氏曰汶陽之田先為齊所侵晉挾魯衛伐齊取其侵地以歸之于魯魯之舊物本非齊有也晉既已歸之于魯復命魯人反之於齊不知晉侯之使韓穿何以為辭也春秋書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歸之于齊見其名不正言不順難乎其為言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高氏曰晉得齊之後𦾨盡得夫諸侯也蔡乃畏楚終不與晉自文十五年晉郤克入蔡之後蔡人不與中國盟會者又幾三十年至是欒書復加兵以侵之家氏曰晉人侵蔡攻楚之與國亦可以報其伐鄭

也師氏曰陳蔡鄭比嘗從楚而鄭已復歸晉獨陳蔡迷而未復誠可罪也為晉侯之計糾合諸侯明其政刑奉辭行伐何所不可而乃以大夫侵之見其畏蔡者所以畏楚也

公孫嬰齊如莒

聲伯如莒逆也　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復與莒通嬰齊因聘而自逆婦是以春秋志之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胡氏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四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至是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胡氏曰同括無罪為

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見晉之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胡氏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朝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而來賜命乎召伯縣内諸侯為王卿士者也書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

王畿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

盖一人之通稱啖氏曰稱天子盖誤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陳氏曰内女為夫人恒書卒其不言卒者出也杞叔姬嘗出矣則曷為書卒以杞伯之來逆喪則不可以不卒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吴故公賂之請緩師

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師氏曰晉侯使士燮來聘禮也就來聘之使而遂會伐乃因禮以用刑于聘于伐且皆不專謂之懐魯亦既不足以為恩謂之威郯又不足以為畏二者胥失之况聘以致物魯因受物而出師則是師因貨出非諸侯助盟主之禮亦非盟主令諸侯之事也胡氏曰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

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河東薛氏曰吳伐郯而不能救服吳則伐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家氏曰先書吳伐郯此書三國會伐郯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貶也

衛人來媵

胡氏曰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娣姪從二國來媵亦以娣姪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也謝

氏曰媵惟一姓所以致親睦也同姓不足然後以義起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豈能聞于遠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擇賢小君則諸國之賢女當自聞也　愚按媵常事不書而春秋于伯姬之媵書之之詳若是者非特賢伯姬也書衛媵所以起晉齊之媵而明其越禮踰制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曰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穀梁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胡氏曰凡筆于經者皆經邦大訓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謹男女之配重大婚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𡗝考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之喪以歸者豈非叔

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葬乎　愚按叔姬之歸葬于杞以人情言之或因叔姬之行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責杞使之歸葬以禮法言之叔姬既出而歸于魯矣豈可死而復葬于杞春秋書之葢明魯不當以叔姬之喪歸杞杞不當迎叔姬之喪歸葬而叔姬之行因可見爾故書曰以歸以者不宜以也穀梁之說葢得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以會吴吴人不至　胡氏曰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言于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

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也特書同盟所以罪晉也高氏曰晉不足以宗諸侯矣既為此盟而諸侯皆貳于是鄭叛不服莒潰莫救故書同盟以著其惡

公至自會

三月伯姬歸于宋

高氏曰內女歸不書此書者譏宋公不親迎也杜氏曰為致女復命起也范氏曰逆者非卿故不書劉氏權衡曰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自迎也君自逆則常事不書矣王姬歸于齊齊侯實來而不見于經是其明驗也家氏曰伯姬歸宋自始至成禮七見之經貴之也彼與鄫子遇使來請已者春秋不以其汚簡冊

而猶書之賤之也此貴之彼賤之所以垂法于後焉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緑衣之卒章而入　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使卿致也胡氏曰致女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

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名賢名聞于逺故諸侯爭媵信其無妒忌之行

晉人來媵

高氏曰伯姬已嫁而晉始來媵蓋譏其不及事且為齊媵起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高氏曰鄭伯既受盟于蒲楚人以重賂誘之復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執之然經不書鄭伯會鄧者所以恕鄭而罪晉也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于晉以此言之是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

人捨其前日之失而答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且中國自文宣以來晉楚爭盟而伐鄭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于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吴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于鄭鄭伯甘心于楚者蓋追怨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

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撓中國凡二十年實晉有以啓之也胡氏曰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霸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鄭亦有罪焉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為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許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莒入鄆晉

不能救而禁鄭之貳于楚鄭獨能無懲於牽牛衘璧之禍乎師氏曰執人之君伐人之國與楚執宋公以伐宋無異則同夷狄矣何以為盟主哉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

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謝氏曰莒城惡而不脩國陋而不備一日楚師加國民衆不守而奔書莒潰罪莒之取禍也莒子既同盟于馬陵又同盟于蒲楚之伐莒也諸侯無一出救以致莒人潰焉書莒潰罪晉之不能衛同盟

也胡氏曰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閒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髙氏曰楚人非有意伐鄆特以鄆莒連邑莒潰而遂以兵入之直以為一事而已一事而先書楚公子帥師者著其專且暴衆也再書楚人貶之也杜氏曰楚偏

師入鄆故稱人

秦人白狄伐晉

高氏曰晉為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莒故諸侯攜貳而秦人連白狄以伐之且見晉景公之不能霸矣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今秦又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于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于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連白狄以相為伐焉

不亦甚乎薛氏曰結援夷狄未有不自戕也家氏曰前人秦晉交兵自爲其私曲直猶有所在今楚人爭鄭正急出師潰营以撓晉而秦乃帥白狄戰其東欲使晉人不知所備置鄭以去其爲楚謀善矣然拾中國而甘爲夷狄之役秦之所以自處者卑陋甚矣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張氏曰君在

外而興師以復怨大臣之罪也家氏曰以是為君歸之謀則可以是為事君之道則不可

城中城

家氏曰定公六年又書城中城曰三家張也以是觀之城中城者城國中之城耳魯人以楚潰莒之故不無震隣之憂故城中城以自固胡氏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以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氏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者

為徼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于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哉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　某氏曰黑背定公母弟以同母之愛得位專政故稱弟公孫剽黑背之子也其後孫林父背君立剽亦以君寵弟子致之也然則黑背稱弟著其兆

禍與公子年來聘稱弟同意家氏曰以弟帥師責衛

也以諸侯伐諸侯責晉也是之謂一書而兩貶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師氏曰卜至于五其瀆甚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

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

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

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　謝氏曰欒書伐鄭不服于是衛黒背侵鄭黒背侵不服于是諸侯伐鄭自鄭伯見執之後再書伐鄭一書侵鄭以明不信之生禍也高氏曰鄭伯復歸不書所以咎晉也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劉氏權衡曰左氏謂晉侯

方疾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按經但言晉侯無以明其為州蒲也家氏曰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記因魯史傳聞之誤耳父在而爵其子春秋必不然

齊人來媵

公羊氏曰三國來媵非禮也高氏曰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諸侯夫人唯二媵今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春秋所急者禮也所制者欲也

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三國來媵是以欲敗禮矣故備書之以為後世戒謝氏曰同姓不恚不足而以異姓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卒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

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

秋七月公如晉

晉人止公使送葬于是耀茂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　高氏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爲晉人所止使之送葬故聖人于景公之葬沒而不書臨江劉氏曰曷爲不言葬不與葬晉侯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士之喪動

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州里屬黨族公之葬晉侯非禮也以為唯天子之事可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薛氏曰公之在晉九月春秋不書在者在夏也家氏曰在晉在楚均為强國所止而有夷夏之異見止而在中國猶為内也見止而在外夷則

外矣書不書其以是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薛氏曰郤犨來聘而盟我盟之而託于晉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且涖盟也　張氏曰按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季文子之聘也又涖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郤犨之盟何也盖成公自汶陽歸齊之後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彰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

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犨來聘既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强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犨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之例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耳故諱之而不書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以脩前好　薛氏曰由齊之媵始交好于齊也髙氏曰自鞌之役而齊魯絶至是乃復通許氏曰魯蓋激

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歟張氏曰僑如之聘蓋謝戰鞌之師捐歸田之怨迫于晉之欲而不能已者也家氏曰魯昔者不堪齊之陵暴借力于晉以紓一時之忿至是受侮于晉君臣日奔走于庭而猶懼不免于是介然以悔惕然以思將尋舊好于齊故行父如晉僑如適齊事同而情異者也春秋比而書之俾後之有國家者務自強以立其國無若魯人左右望于齊晉求所以自全而不可得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公羊氏曰周公者天子之三公也左氏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師氏曰春秋季世為諸侯者不復知有周室自視列國若已固有而晉于是時主盟中國天下惟知有盟主是以周公奔晉以謂盟主可

以庇其身而無敢誰何也書曰出奔不特罪周公自絶于周抑亦罪諸侯之絶周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自周無出天下一周也天王居鄭周公奔晉特異之者孔子之意也王之所以為王以有其位而天下皆其有也王得言出則是自絶其位而不能有天下也天下非其所有則雖居鄭不可不言出也周公之所以為公以左右天王而與王共治也為三公而得罪天王至于奔晉則是絶于王而不能有三公之位

也三公之位非其所有則雖止奔于晉猶若出于四海之外也謝氏曰天王在鄭書出居以明王室下同列國也周公奔晉書出奔晉明王臣下同列國大夫也家氏曰周公王朝大臣與强族爭政王不能裁則引而退可也今以爭不能勝怒而出王既復之與之盟盟而入入而又奔是其心欲挾霸國以脅天子春秋書出書奔絶之王朝其為誅斥也大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

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
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
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
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
結成十年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十
一年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人
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
合晉楚之成至是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

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

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加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劉氏權衡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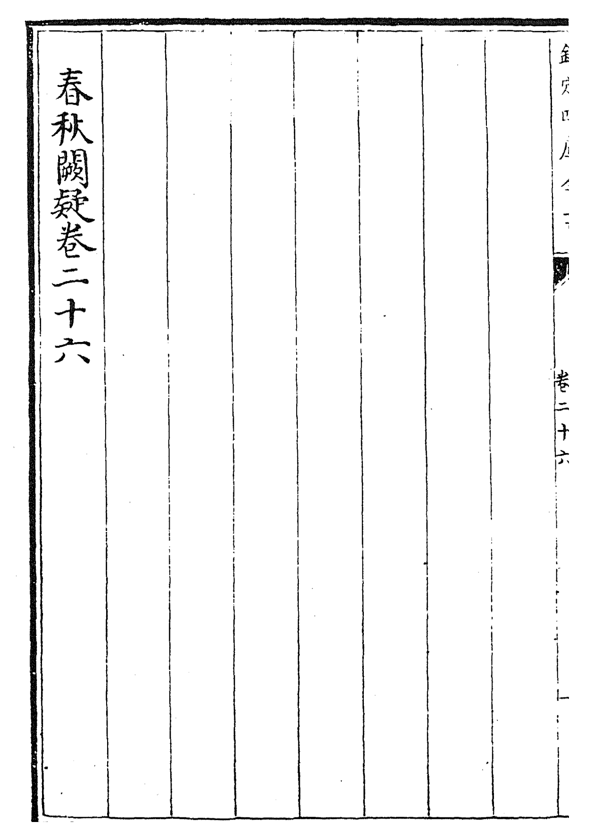
盟何也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耶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耶然則傳之未足信也樸鄉呂氏曰愚意瑣澤之會為伐秦起文兩令年會于瑣澤明年春使郤錡來乞師而後五月暨諸侯伐秦比事而觀可見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師氏曰書敗狄而不書戰不以夷狄敵中國幸

中國振立則因以尊之也書人而不著名猶以微者敗之大中國之勢雖微者亦足以敗夷狄諸侯何畏而長夷狄之惡哉陳氏曰中國敗夷狄不書唯晉特書之特書晉者病晉也楚方聘魯平宋合諸侯之大夫于蜀討陳夏徵舒覲兵于雒矣而區區爭于羣狄是故宣成之春秋晉有事于秦楚或畧而不書而甚詳于滅狄以是為晉衰也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冬十月



春秋闕疑卷二十六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貢生臣潘沛然